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五

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姑一詩正果

詩曰

青樓原有掌書仙

未可全歸露水緣

多少風塵能自拔

淤泥木解出青蓮

這四句詩頭一句掌書仙你道是甚麼出處列位聽
小子說來唐朝時長安有一個倡女姓曹名文姬生
四五歲便好文字之戲及到笄年丰姿艷麗儼然神
仙中人家人教以絲竹宮商他笑道此賤事豈吾所
爲惟墨池筆塚使吾老子此間足矣他出口落筆吟
詩作賦清新俊雅任是才人見他欽伏至于字法上

通鍾王下敗顏柳真是重出世的術夫人得其片紙
隻字者重如拱壁一時稱他爲書仙他等間也不肯
輕與人寫長安中富貴之家豪傑之士輩輪金帛求
聘他爲偶的不記其數文姬對人道此輩豈我之偶
如欲偶吾者必先接詩吾當自擇此言一傳出去不
要說一壇才子爭奇鬪異各獻所長人人自以爲得
大將就與張打油胡釘鉸也來做首把撮箇空至於
那強斯文老臉皮雖不成詩叶韻而已的也偏不識
廉恥搔他娘兩句出醜一番誰知接去的好歹多選
不中這些人還指望出張續案放遭告考把一個長

大風

安的子弟弄得如醉如狂的，文姬只是冷笑。最後有個岷江，生客于長安，聞得此事，喜道：「吾得配矣。」傍人問之，他道：「鳳棲梧，魚躍淵，物有所歸，豈妄想乎？」遂按一詩云：

玉皇殿上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

莫怪濃香薰骨賦，霞衣曾惹御爐烟。

文姬看詩畢，大喜道：「此真吾夫也。不然，怎曉得我的來處？」吾願與之爲妻，卽以此詩爲聘定，留爲夫婦。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携，小酌微吟，此唱彼和，真如此翼之鳥，並頭之花，歡愛不盡。如此五年後，因三月終

卽此已
成仙人
笑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五

二

荷友堂

旬正是九十日春光已滿。夫妻二人設酒送春對飲。間文姬忽取筆硯題詩云。

仙家無夏亦無秋。

紅日清風滿翠樓。

况有碧霄歸路穩。

可能同駕五雲蚪。

題畢把與任生看。任生不解其意。尚在沉吟。文姬笑道。你向月長詩已知吾來歷。今日何反生疑。吾本天上司書仙人。偶以一念情愛謫居人間。二紀今限已滿。吾欲歸。子可偕行。天上之樂勝于人間多矣。說罷只聞得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問只見一個朱衣吏持一玉版。朱書篆文。向文姬前稽首道。李長

吉新撰白玉樓記成，天帝召汝寫碑，文姬拜命畢，揚
了任生的手，舉步騰空而去。雲霞閃爍，鸞鶴繚繞於
時覲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這是掌書仙的
故事，乃是倡家第一箇好門面話柄。看官，你道倡家
這派起于何時？元來起于春秋時節，齊大夫管仲設
女閭七百，徵其合夜之錢，以爲軍需，傳至于後，此風
大盛，然不過是侍酒陪歌，追歡買笑，遣興陶情，解悶
破寂，實是少不得的。豈至遂爲人害，爭奈酒不醉人，
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纔有歡愛之事，便有迷戀
之人，纔有迷戀之人，便有坑陷之局，做姊妹的帶累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五

三

內文堂

烟花原無定主。做子弟的失魂落魄。不惜捨生。怎肯得做鴿兒。寵子的吮血磨牙。不啻天理。又且博取無情。回頭是計。所以弄得人傾家蕩產。敗名失德。喪軀殞命。盡道這娼妓一家。是陷人無底之坑。填雪不滿之井。了。越。歸。子。弟。少。年。浮。浪。沒。主。意。的。多。有。主。意。的。少。娼。家。習。慣。風。塵。有。圈。套。的。多。沒。圈。套。的。少。至。于。那。娼。兒。們。一。發。隨。波。逐。浪。那。曉。得。葉。落。歸。根。所。以。百。十。個。姊。妹。裡。通。計。不。出。幾。箇。要。立。婦。名。從。良。到。底。的。就。是。從。了。良。非。男。兒。女。即。女。兒。男。有。結。果。的。也。少。却。是。人。非。木。石。那。娼。兒。只。以。錢。爲。事。愚。弄。子。弟。是。熊。本。等。

自不必說、那些做妓女的、也一樣娘生父養、有情有
義、目陪歡笑、夜伴枕席、難道一些心也不動、一些情
也沒有、只合着鴛兒、做局騙人、過日不成、這却不然、
其中原有有真心的一意、綢繆生死不變、原有肯立
志的、堅忍超脫、時刻不忘、從古以來、不止一人而今
小子說一個妓女爲一情人相思而死、又周全所愛
妹子也得從良、與看官們聽、見得妓女也有好的、有
詩爲証、詩云、

有心已解相思死、
兄復留心念連理、
似此多情世所稀、
請君聽我歌天水、

天水才華席上珍、蘇娘相向轉相親、
一官各阻三年約、兩地同歸一日魂、

遺言弱妹曾相托、敢謂冥途忘舊諾、

愛推同氣丁良緣、鹿歌一絕于飛樂、

硬如丁

話說宋朝錢塘有個名妓蘇盼奴、與妹蘇小媚兩人、
俱俊麗、一時齊名、富豪子弟到臨安者、無不願、
識其面、真箇車馬盈門、絡繹不絕、他兩人沒有嫌、
只是盼兒、當時抵戶、却是姊妹兩個、多自家爲主的、
自道品格勝人、不耐煩隨波逐浪、雖在繁華綺麗所、
在、心中長懷不足、只願得遇個知音之人、隨他終身、

夢

夢

方爲了，易的姊妹兩人意見相同，極是過得好。盼奴心上有一個人，乃是皇家宗人，叫做趙不敏，是個太學生。元來宋時宗室自有本等祿食，本等職銜，若是情願讀書應舉，就不在此例了。所以趙不敏有個房分兄弟趙不器，就自去做了個院判。惟有趙不敏自恃才高，務要登第，通籍在太學。他才思敏捷，人物風流，風流之中，又帶些志誠真實，所以盼奴與他相好。盼奴不負了他，飯也是喫不下的。趙太學是個書生，不會經營家務，家事日漸難條。盼奴不但嫌他貧，凡是他一應燈火酒食之資，還多是盼奴周給他。恐

怕他因貧廢學，常對他道：「妾看君決非庸下之人，妾也不甘久處風塵，但得君一舉成名，提掇了妾身出去，相隨終身，雖布素亦所甘心。切須專心讀書，不可懈怠，又不可分心他務。衣食之需，只在妾的身上，管你，不缺便了。」小娟見姐姐真心待趙太學，自也時常存一箇報人的念頭，只是未曾有個中意的。盼奴體着小娟意思，也時常替他留心。對太學道：「我這妹子性格極好，終久還是良家的貨。他日你若得成名完了我的事，你也替他尋個好主，不枉了我姊妹一對兒。太學也自愛着小娟，把盼奴的話，牢牢記在心裡。」

了太學雖在盼奴家往來情厚不曾破費一箇錢反
得他資叨讀書感激他情意極力發憤應過科試果
然高捷南宮盼奴心中不勝歡喜正是

銀缸斜背解鳴璫

小語低聲喚玉郎

從此不知蘭麝香

夜來新惹桂枝香

太學榜下未授職只在盼奴家裡兩情愈濃只要圖
箇終身之事却有一件名姓要落籍最是一件難事
官府恐怕缺了會承應的人上司過往嗔怪許多不
便十箇到有九箇不肯所以有的批從良牒上道慕
周南之化此意良可矜空冀非之群所請冥不允官

不在行
人大幸
如此

所以本
說不可
失也

司、每、如、此、不、是、得、箇、極、大、的、情、分、或、是、撞、箇、極、幫、
觀、的、人、方、肯、周、全、而、今、蘇、盼、奴、是、個、有、名、的、能、詩、妓、
女、正、要、插、趣、誰、肯、輕、輕、便、放、了、他、前、日、與、太、學、往、來、
雖、厚、太、學、既、無、錢、財、也、無、力、量、不、曾、替、他、營、脫、得、樂、
籍、此、時、太、學、固、然、得、第、盼、奴、還、是、個、官、身、却、就、娶、他、
不、得、正、在、計、較、間、却、選、下、官、來、了、除、授、了、襄、陽、司、戶、
之、職、初、授、官、的、人、碍、了、體、而、怎、好、就、與、妓、家、計、分、上、
脫、籍、况、就、是、自、家、要、取、的、一、發、要、惹、出、議、論、來、欲、待、
別、尋、婉、轉、爭、奈、憑、上、日、子、有、限、一、時、等、不、出、箇、機、會、
沒、奈、何、只、得、相、約、到、了、襄、陽、差、人、再、來、營、幹、當、下、司、

戶與盼奴兩個抱頭大哭。小娟在傍也陪了兩盞。眼淚當時作別了。盼奴自擔着淚眼歸房。不題。司戶自此赴任襄陽。一路上烏啼花老。觸景傷情。只是想着盼奴。自道一到任所。便托能幹之人進京做這件事。誰知到任事作。匆匆過了幾時。急切沒個得力心腹之人可以相托。雖是寄了一兩番信。又差了一兩次。人多是不能不題。要能不勾的。也曾寫書相托在京友人。替他脫籍了。當然後關謀接到任所。爭奈路途既遠。亦且寄信做事。所托之人。不過道是娼妓的事。有緊沒要。誰肯知痛着熱替你。十分認真做的。不

過討得封把書信兒傳來傳去動不動便是半年多
司戶得一封信只添得悲哭一番當得些甚麼如此
三年司戶不遂其願成了相思之病自古說得好心
病還須心上醫眼見得不是盼奴來醫藥怎得見奴
看自不起只見門上傳進來道外邊有個趙院判稱
是司戶兄弟在此候見司戶聞得忙叫請進相見了
道兄弟你便早些箇來你哥哥不見得如此院判道
哥哥爲何病得這等了你要兄弟早來便怎麼司戶
道我在京時有個教坊妓女蘇盼奴與我最厚他肯
助我讀書成名得有今日因爲一時匆匆不替他落

得籍同他到此不得原約一到任所差人進京圖幹
此事誰知所托去的多不得力我這里好不盼望不
甫能勾回箇信來定是東差西誤的三年以來我心
如火事冷如水一氣一箇死兄弟你若早來幾時把
這箇事托你替哥哥幹去此特盼奴也可來你哥哥
也不死如今却已遲了言罷淚如雨下院判道哥哥
且請寬心哥哥千金之軀還宜調養望箇好日如何
爲此閒事傷了性命司戶道兄弟你也是箇中人怎
學別人說淡話情上的事各人心知正是性命所關
豈是閒事說得痛切又發昏上來隔不多兩日恍惚

所以爲
切期

進院判勾當喪事了畢帶了靈柩歸葬臨安一面收拾東西竟望錢塘進發不題却說蘇盼奴自從趙司戶去後足不出門一客不見只等襄陽來音豈知來的信雖有兩次却不曾只幹着了嘴的裏事他又是一個女流急得亂跳也無用終日盼望緒悶而已一日忽有箇於潛商人帶着幾箱官絹到錢塘來問着盼奴之名定要一見纏了幾番盼奴只是推病不見以後果然病得重了商人只認做推托心懷憤恨小娟雖是接待兩番曉得是箇不在行的蠢物也不提眼稍帶着他幾番要研在小娟處宿歇小娟推道姐姐

病重晚間要相伴伏侍湯藥留客不得畢竟纏不上
商人自到別家闕宿去了以後盼奴相思之極恍恍
惚惚一日忽對小娟道妹子好住我如今要去會趙
郎了小娟只道他要出門便道好不遠的途程你如
此病體怎好去得可不是癡話麼盼奴道不是癡話
相會只在霎時間了看看聲聲氣咽連呼趙郎而死
小娟哭了一回買棺盛貯敬靈位還望乘便稍信
趙家去只見門外兩箇公人大刺刺的走將進來訖
道府判衙裡喚他姊妹去對甚麼官辯詞訟小娟不
知事縣對公人道姊姊亡逝已過見有棺柩靈位在

可憐可
堪此
事

此我却隨上下去回覆就是免不得賠酒賠飯又把
使用錢送了公人分付丫頭看家鎖了房門隨着公
人到了府前纔曉得於潛客人被所夥首發將官絹
費用宿娼拿他到官懷着舊恨却把吟奴小娟攀着
小娟好生負屈只待當官分訴帶到時府判正赴堂
上公宴沒工夫審理知是錢糧事務喝令權且寄監
可憐

粉黛盡中艷質
團圓隊裡愁形
箇吉全然未保
青龍白虎同行

不說小娟在牢中受苦却說趙院判扶了兄樞來到

錢塘安厝已了，奉着遺言要去尋那蘇家，却想道：我又不曾認得他，一箇突然走去，那里曉得真情？雖是吾兄爲盼奴而死，知他盼奴心事如何？近日行徑如何？却便盪浪去打破了，猛然想道：此間府判是我宗人，何不托他去喚他到官來？當堂問他明白，自見下落。一直逕到臨安府來，與府判相見了，叙寒溫畢，卽將兄長亡逝已過，所托盼奴小媚之事，說了一遍。要府判差人去喚他姊妹二人到來。府判道：果然好兩箇妓女，小可着人去喚來。宗丈自與他說端的罷了，隨即差箇祇候人拿根籤去喚他姊妹，祇候領命去。

可
還有行

了須臾來回話道小人到蘇家去蘇盼奴一月前已死蘇小媚見紫府獄院判府判俱驚道何事紫威祇候回答道他家裡說爲於潛客人誣攀官絹的事府判點頭道此事正在我案下院判道看片兄分上宗丈看顧他一分則箇府判道宗丈且到敝衙一坐小可叫來問箇明白自有區處院判道片兄有書禮與盼奴誰知盼奴早已死了片兄却又把小媚托在小可要小可圖他終身却是小可未曾與他一面不知他心下如何而今小弟且把一封書打動他做箇媒兒煩宗丈與小可婉轉則箇府判笑道這箇當得只是

日後不要忘了媒人、大家笑了一回、請院判到衙中、
坐了自己升堂、叫人獄中取出小嫖來、問道、於潛商
人缺了官絹百疋、招道在你家花費、將何補償、小嫖
道、亡姊盼奴、在日曾有箇於潛客人、來了兩番、盼奴
因病不曾留他、何曾受他官絹、今姊以亡故無証、所
以官人奈何、誣攀州府、若賜周全、開豁、非惟小嫖感
荷、盼奴名下也得蒙恩了、府判見他出語宛順、心下
喜他、便問道、你可認得襄陽趙司戶麼、小嫖道、趙司
戶、未第時、與姊盼奴交好、有婚姻之約、小嫖故此相
識、以後中了科第、做官去了、幾番書信、未完、前願、盼

奴相思得病而亡已一月多了府判道可傷可傷你不曉得趙司戶也去世了小娟見說想着姊妹不覺淒然吊下淚來道不敢拜問不知此信何來府判道司戶臨死之時不忘你家盼奴遣人寄一封書一疊禮物與他此外又有司戶兄弟趙院判有一封書與你你可自開看小娟道自來不認得院判是何人如何有書府判道你只管拆開看是甚話就知分曉小娟領下書來當堂拆開讀着元來不是甚麼書却是一首七言絕句詩云

當時名伎鎮東吳，
不好黃金只好書。

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

唐詩
不中人

小娟讀前詩想道：此詩情意甚是有情于我。若得他提挈官事易解，但不知這院判何等人品。看他詩句清俊，且是趙司戶的兄弟，多應也是風流人物。多情種子，心下躊躇，默然不語。府判見他沉吟，便道：「你何不依韻和他一首？」小娟對道：「從來不會做詩。」府判道：「說那里話？有名的蘇家姊妹能詩，你如何推托？」若不和詩，就要斷照官絹了。小娟謙詞道：「只好押韻獻醜，請給紙筆。」府判叫取文房四寶，與他小娟心下道：「正好借此打動他官絹之事，提起筆來，毫不思索，一揮。」

而就雙手呈上府判府判讀之詩云

君住襄江妾在吳

無情人寄有情書

當年若也來相訪

還有於潛絹也無

府判讀罷道既有風致又帶恢諧玩世的意思如此女子豈可使陷于風塵之中遂取司戶所寄盼奴之物盡數交與了他就准他脫了樊籍官絹着商人自還小絹無干釋放寧家小絹既得辦白了官絹一事又領了若干物件更兼脫了籍自想姊姊如此煩難自身却如此容易感激無盡流涕拜謝而去府判進衙會了院判把適纔的說話與和韻的詩對院判說

了道如此女子真是罕有小可體貼宗丈之意不但免他償絹已把他脫籍了院判大喜稱謝萬千兩許了府判竟到小媚家來小媚方纔到得家里見了姊姊靈位感傷其事把司戶寄來的東西一件件擺在靈位前看過了哭了一場收拾了只聽得外面叩門響叫丫頭問明白了開門丫頭問是那箇外邊答道是適來寄書趙院判小媚聽得趙院判三字兩步移做了一步叫丫頭急開了門迎接院判進了門擡眼看那小媚時但見

臉際芙蓉臉頰眉間楊柳停勻若教夢裡去行雲

晉取襄王錯謫。○殊麗全孫帶韻多情正在含顰
司空見慣也。結魂。何況風流少俊。

說那院判一見了小娟真箇眼迷心蕩暗道吾兄所
言佳配誠不虛也。小娟接入堂中相見。畢院判笑道
適來和得好詩。小娟道若不是院判的大情分。妾身
官事何緣得解。況且乘此又得脫籍。真莫大之恩。殺
身難報。院判道自是佳作打動。故此府判十分垂情。
況又有亡兄所囑。非小可一人之力。小娟垂淚道可
惜。今兄這樣好人與妾亡姊真箇如膠似漆的。生生
的阻隔兩處。俱謝世去了。院判道令姊是幾時沒有

真果生
死情緣

此世竟
死

的小媚道方纔一月前某日院判喫驚道家兄也是此日可見兩情不捨同日歸天也是奇事小媚道怪道姊姊臨死口口說去會趙郎他兩箇而今必定做一處了院判道家兄也曾累次打發人進京當初爲何不脫身以致阻隔如此小媚道起初令兄未第他與亡姊恩愛已同夫妻一般未及慮到此地匆匆過了日子及到中第來不及了雖然打發幾次人來只因姊姊名重官府不肯放脫這些人見略有些難處丟了就走那管你死活白白裡把兩箇人的性命誤殺了豈知今日妾身托賴着院判脫籍如此容易若

是令兄未死院判早到這里一年半連姊姊也超脫去了院判道前日家兄也如此說可惜小可與游薄宦到家兄衙裡遲了故此無及這都是他兩人數定不必題了前日家兄說令姊曾把媚娘終身的事托與家兄尋人這話有的麼小媚道不願迎新送舊我姊妹兩人同心故此姊姊以妾身托令兄尋人寔有此話的院判道亡兄臨終把此言對小可說了又說媚娘許多好處攬掇小可來會令姊與媚娘就與媚娘料理其事故此不遠千里到此尋問不想盼娘過世媚娘被陷而今幸得保全了出來脫了樂籍已

老臉在
媒婆手
扯無力
望轉者
第

不負亡兄與令姊了，但只是亡兄所言媚娘終身之
事，不知小可當得起否。憑媚娘意下裁奪。小媚道：院
判是貴人，又是恩人，只怕妾身風塵賤質，不敢仰攀，
賴得令兄與亡姊一脈親上之親。前日蒙賜佳篇，已
知屬意。若蒙不棄，敢辭簪帶。院判見說得入港，就把
行李什物都搬到小媚家來。是夜卽與小媚同宿。趙
院判在行之人，況且一箇念着亡兄，一箇念着亡姊，
兩箇只恨相見之晚，分外親熱。此時小媚旣已脫籍，
便可自繇。他見院判風流蘊藉，一心待嫁他了，只是
亡姊靈柩未殯，有此牽掛。與院判商量。院判道：小可

延司
戶所托
得人

也爲扶亡兄靈柩至此殯事未完而今擇箇日子將
令姊之柩與亡兄合葬于先塋之側完他兩人生前
之願有何不可小娟道若得如此亡魂俱稱心快意
了院判一面擇日如言殯葬已畢就央府判做箇主
婚將小娟娶到家裡成其夫婦是夜小娟夢見司戶
盼奴如同平日坐在一處對小娟道你的終身有托
我兩人死亦瞑目又謝得你夫妻將我兩人合葬今
得同棲一處感恩非淺我在冥中保佑你兩人後福
以報成全之德言畢小娟驚醒把夢中言語對院判
說了院判明日設祭到司戶墳上致奠兩人感念他

生前相托，指引成就之意，俱各慟哭一番。而回此後，院判同小媚花朝月夕，賡酬唱和詩詠成帙。後來生二子，接了書香。小媚直與院判齊白而終。看官，你道此一事，蘇盼奴助了趙司戶成名，又爲司戶而死。這是他自己多情，已不必說。又念着妹婿終身之事，畢竟所托得人，成就了他。從良那小媚，見趙院判出力救了他，他一心遂不改變。從他到了底，豈非多是好心的丈夫。而今人有沒主見，不識得人，龍迷龍撞着，了道兒不要冤枉了這一家人。一槩多似蛇蝎一般。的所以有編成青泥蓮花記，單說的是好姊妹出處。

請有情的實去看有講證

血軀總屬有情倫
試看死生心似蓮
離者離臺獨異人
證金華道愧沉淪

拍案驚奇卷二十五 終

拍案驚奇卷二十六

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語幕僚斷獄

詩云

美色從來有殺機 兇同釋子講于飛

色中餓鬼真羅刹 血汚游魂怎得歸

話談歸安有二箇舉人姓鄭就在此處慶福寺讀書寺中有箇西北房叫做淨雲房寺僧廣明做人俊爽風流好與官員士子每往來亦且衣鉢克切家道從容所以士人每喜與他交游那鄭舉人在他寺中最久與他甚是說得着情意最密凡是精緻禪室曲折幽居廣明盡引他游到只有極深奧的所在一間小

既從不
看見的
老成者
所見道

房廣明手自鎖閉出入等閒也不開進去終日是閑
着的也不曾有第二個人走得進雖是鄭舉人如此
想知無有不到的所在也不領他進去鄭舉人也只
道是僧家藏寶資財的去處大家湊趣不去窺覷他
一日殿上撞得鐘響不知是什麼大官府來到廣明
正在這小房中慌忙趨出山門外迎接去了鄭生獨
自閒步偶然到此房前只見門開在那里鄭生道這
房從來鎖着不曾看見裡面今日為何却不鎖一步
步進房中來却是地板鋪的房四下一看不過是擺
設得精緻別無甚奇怪珍秘與人看不得的東西鄭

生心下道、這些出家人、畢竟心性古拙、此房有何秘
密、直得轉手、闔門帶眼看去、那小床帳鈎上、吊着一
箇紫檀的小水魚、連槌繫着、且是精緻滑澤、鄭生好
戲子、除下來、手裡捏了看看、有要沒緊的、把小槌敲
他兩下、忽聽得床後地板、鐺的一聲、銅鈴響、一扇小
地板、推起、一個少年美貌婦人、鑽頭出來、見了鄭生、
喫了一驚、縮了下去、鄭生也喫了一驚、仔細看去、却
是認得的中表親戚、某氏、元來那個地板、做得巧、合
縫處、推開來、就當是扇門、開上了、原是地板、裡頭頂
得上、外頭開不進、只聽木魚為號、裡頭鈴聲相應、便

出來了，裡頭是箇地窖，別開窓牆，有暗街地道，到灶下通飲食，就是神仙也不知道的。鄭生看見了，道：「怪道賊竟得門得緊，元來有此緣故。我却不敢撞破了，他來心無禍，心下慌張，急掛水魚在原處了。」疾忙走出來，劈面與廣明撞着。廣明見房門失鎖，已自心驚。又是鄭生有些害怕，氣質面上顏色紅紫，再眼躲去。小木魚還在帳鉤上搖動未定，曉得事體露了，周鄰生道：「這纔何所見？」鄭生道：「不見什麼。」廣明道：「便就房裡坐坐，何妨？」挽着鄭生手進房，就把門闔了。床頭掣出一把刀來，道：「小僧雖與足下相厚，今日之事勢不

兩立，不可使吾事敗，死在別人手裡，只是足下自己
悔氣到了，錯進此房，急急自裁，休得怨我。鄭生哭道：
我不幸日落火坑，曉得你們不肯捨我，我也逃不得，
死了只是容我喫一大醉，你斷我頭去。庶幾醉後無
知，不覺痛苦。我與你往來多時，也須憐我。廣明也念
平日相好的，說得可憐，只得依從。反鎖鄭生在裡頭，
了帶了刀，走去厨下取了一大錫壺酒來，就扣大碗
來灌鄭生。鄭生道：寡酒難喫，須賜我鹽菜少許。廣明
又依他到厨下去取菜了。鄭生尋思：走脫無路，要尋
一件物事暗算他。房中多是輕巧物件，並無磚石棍

入林指

打金瓶

卷之二十一

分用之

棒之類見酒壺疊巨便心生一計扯下一幅衫子急把壺口塞得緊緊的連酒連壺約有五六斤重了二手提着站在門背後只見廣明擔門進來鄭生估着光頭把這壺儘着力一下打去廣明打得頭昏眼暗急伸手換頭時鄭生又是兩三下打着腦袋撲的暈倒鄭生索性把酒壺在廣明頭上似砧杵槌衣一般連打數十下腦漿迸出而死眼見得不活了鄭生反鎖僧屍在房了走將出來鄰邊未有人知覺忙到縣官處說了縣官差了公人又添差兵快急到寺中把這本房圍住打進房中見一個僧人腦破血流死于

地下搜不出婦女來，只見鄭生嘻嘻笑道：「我有一法包得就見。」伸手去帳鉤上取了水魚，敲得雨下，果然一聲鈴響，地板頂將起來。一個婦女鑽出，公人看見，發一聲喊，搶住地板，那婦人縮進不逃。一移公人打將進去，元來是一間地窖子，四圍磨磚砌着，又有周圍柵欄，一面開窗，對着石壁天井，乃是人跡不到之處。所有五六个婦人在內，一个个領了出來，問其來歷，多是鄉村人家，拐將來的。鄭生的中表，乃是燒香求子，被他灌醉了，轎夫溜了進去的。家裡告了狀，兩個轎夫還在獄中。這個廣明既有世情，又無踪跡，所以

累他不著，誰知正在他處，縣官把這一房僧衆盡行
屠戮了。看官你道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東
西，不憂喫，不憂穿，收拾了乾淨房室，精緻被窩，眠在
床裡，沒事得做，只想得是這件事體。雖然有個把行
童解饒，俗語道：喫殺饅頭當不得飯。亦且這些婦女
們偏要在寺裡來燒香拜佛，時常在他們眼前晃來
晃去，看見了美貌的，叫他靜夜裡怎麼不想，所以千
方百計，弄出那姦淫事體來。只這般姦淫，已是罪不
容誅了，況且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
毒，爲那色事上，專要性命相博，殺人放火的，就是小

何有

子方纔說這臨安僧人既與鄭舉人是相厚的就被
他看見了破綻只消求告他買燭他要他不洩漏罷
不何至就動了殺心反喪了自己這須是天理難容
處要見這些和尚狠得沒道理的而今再講一箇狠
得詫異的來與看官們聽着有詩爲証

姦殺本相尋

其中妬更深

若非男色敗

何以警邪淫

話說四川成都府汶川縣有一箇庄農人家姓井名
慶有妻杜氏生得有些姿色頗慕風情嫌着丈夫粗
蠢不甚相投每日尋是尋非的激聒一日也爲有兩

句口而走到娘家去住了十來日，大家所勸氣平了，仍舊轉回夫家來。兩家隔不上三里多路，杜氏長獨自箇來去慣了的，也是合當有事，正行之間，遇着大雨下來，身邊並無雨具，又在荒野之中，没法躲避，遠遠聽得鈴聲響，從小徑裡望去，有所寺院在那里。杜氏只得冒着雨，迂道走去，避着，要等雨住再走。那箇寺院叫做太平禪寺，是個荒僻去處，寺中共有十來個僧人，門首一房師徒三衆，那一個老的叫做大覺，是他掌家，一個後生的徒弟，叫做智圓，生得眉清目秀，風流可喜，是那老和尚心頭的肉，又有一個小沙

彌叫做慧觀止有十一二歲、這個大覺年有五十七八了、却是極淫毒的心性、不異少年、夜夜攢着這智圓、做一床睡了、兩個說着婦人家滋味、好生動興、就弄那話兒消遣一番、淫褻不可名狀、是日師徒正在門首閑站、忽見個美貌婦人走進來避雨、正似老鼠走到貓口邊、怎不動火、老和尚看見了、丟眼色對智圓道、觀音菩薩進門了、好生迎接着、智圓頭顱尾顱走上前來、問杜氏道、小娘子、敢是避雨的麼、杜氏道、正是、路上逢雨、借這里避避、則个、智圓嚙着臉笑道、這雨還有好一會下、這坐處好坐處、站着不雅、請到

小房坐了奉杯清茶等雨住了走路何如那婦人家
若是个正氣的由他自說你只外邊站站等雨過了
這茶便罷那僧房裡好是輕易走得進的誰知那杜
氏是个愛風月的人見小和尚生得青頭白臉語言
聰俊心裡自有幾分看上了暗道揔是雨大在此開
話便依他進去坐坐也不妨事就一步步隨了進來
那老和尚見婦人挪動了脚連忙先走進去開了臥
房等候小和尚陪了杜氏你看我我看你同走了進
門到得裡頭坐下小沙彌撥了茶盤送茶盤圓揀
个好磁碗把袖子展一展親手來遞與杜氏杜氏連

忙把手接了看了智圓手度越覺得可愛偷眼覷着有些魂出了把茶倒了一袖智圓道小娘子茶潑濕了衣袖到房裡薰籠上烘烘杜氏見要他房裡去心裡已點昏了八九分怎當得是要在裡頭的並不推阻反問他那個房裡是智圓領到師父房前曉得師父在裡頭等著要讓師父不敢捨先見杜氏進了門裡指着薰籠道這個上邊烘烘就是有火在裡頭的却把身子倒退了出去杜氏見他不進來心裡不解想道想是他未敢輕動手正待將袖子去薰籠上烘只見床背後一個老和尚托地跳出來一把抱住

杜氏殺猪也、似呼將起來、老和尚道、這裡無人、叫也
沒幹、誰教你走到我房裡來、杜氏却待逃脫、外邊小
和尚湊趣、已把門掩上了、老和尚擒住了杜氏身子、
將器物隔著衣服、只是亂迭、杜氏雖推拒了一番、不
覺也有些興動、問道、適纔小師父那裡去了、却換了
你、老和尚道、你動火、我的徒弟麼、這是我心愛的人
兒、你作成我完了事、我叫他與你快活、杜氏心裡道、
我本看上他、小和尚誰知、被這老怪物纏著、雖然如
此、到這地位、料應脫不得手、不如先打發了他、他徒
弟少不得有分的了、只得勉強順著老和尚、攆到床

上行起雲雨來

一个欲動情、濃舍忙、唐突一个心、慵意懶、勉強應承一个相會、有緣、喫了自來之食、一个偶逢、無意義着無主之話、喉急的、淨如邪、搦火的風箱、體懈的、只當得盛滿的皮袋、雖然、箇奔無些趣也、弄依稀一度春。

邪老和尚、淫興雖高、精力不濟、起初攬抱推拒時、已此有幻些流精淌出來、及至幹事不多一會、就弄倒了、杜氏本等不耐煩的、又見他如此光景、未免有些不足之意、一頭走起來、繫裙一頭怨悵道、如此没用。

的老東西也來厭世死活纏人做甚麼老和尚曉得掃了與自覺沒趣急叫徒弟把門開了門開處智圓迎著問師父道意興如何老和尚道好个知味的人可請今日本事不幫襯弄得出了醜智圓道等我來助興急跑進房把門掩了回身來抱著杜氏道我的親親你被老頭兒纏壞了杜氏道多是你哄我進房却叫這厭物來擺佈我智圓道他是我師父沒奈何而今等我陪禮罷一把攬着就要床上去杜氏剛被老和尚一出完得也覺沒趣拿个班道那里有這樣沒廉耻的師徒两个輪替纏人智圓道師父是衝頭

陣墊刀頭的我與娘子須是年貌相當不可錯過了
姻緣撲的跪將下去杜氏扶起道我惟你讓那老物
先將人奚落故如此說其實我心上也愛你的習圓
就勢抱住親了个嘴挽到床上弄將起來這却與先
前的情趣大不相同

一个身逢美色猶如餓虎吞羊一个心慕少年好
似渴龍得水莊家婦性情淫蕩本自愛要貪歡空
門人手段高強正是能狃慣戰羅的羅羅的羅沒
一箇肯將就伏輸往的往來的來都一般願辛勤
出力雖然老和尚先開方便之門爭似小開黎漫

領菩提之水

說這小和尚正是後生之年，陽道壯偉，精神旺相，亦且杜氏見他標緻，你貪我愛，一直弄了一個多時辰，方纔歇手，弄得杜氏心滿意足。杜氏道：「一向聞得僧家好本事，若如方纔老厭物，弄死了人，元來你如此着人。我今夜在此與你睡了一覺，智圓道：『多蒙小娘子不棄，不知小娘子何等人家，可是住在此不妨的。』杜氏道：『奴家姓杜，在井家做媳婦，家裡近在此間。』只因前日與丈夫有兩句說話，跑到娘家這幾日，方纔獨自個回轉家去，遇着雨，走進來避，撞着你這冤家的。」

我家未知道我回與娘家又不打照會便私下住在此兩日無人知覺智圓道如此却僥倖且圖與娘子做個通宵之樂只是師父要做一床杜氏道我不要這老厭物來智圓道一家是他做主須卻不得他將就打發他罷了杜氏道羞人答答的怎好三人在一塊做事智圓道老和尚是個驢頭本事不濟南非齊來或是你或是我強一遭不善結識了他他就沒用了我與你自在快活不要管他兩人說得着只管說了去怎當得老和尚站在門外聽見床響了半日已自恨着自己忒快不曾插得十分趣倒讓他們去

去了好些妬忌等得不耐煩，弄不出來，恐不佳，悶悶
 進去，只見兩個紫紫接抱，舌頭還在口裡，老和尚便
 有些怒意，暗想道：「方纔待我怎肯如此親熱？」就不覺
 掀酸起來，嚷道：「得了些滋味，也該商量個長便。」青天
 白日，沒些羞耻的，只顧關着門睡甚麼？智圓見師父
 發話，笑道：「好教師父得知，這滋味長哩。」老和尚道：「怎
 見得？」智圓道：「那娘子今就不去了。」老和尚放下笑臉，
 道：「我們也不肯放他，就去智圓道：『我們強主張不放，
 須防于緊。而今是這娘子自家主意，說道可以住得。』
 的，我們就放心得下了。」老和尚道：「這小娘子何宅？」智

杜氏病
頻頻率
不能假
意引旋
日投其
禍

圓把方纔杜氏的言語述了一遍老和尚大喜急整
夜飯擺在房中三人共桌而食杜氏不十分喫酒老
和尚勸他只是推故智圓斟菜却又喫了坐間眉來
眼去與智圓甚是肉麻老和尚頓快光說得句把風
話沒着沒落的冷淡的當不得老和尚也有些看得
出却如狗餒熱煎盤戀着不放夜飯撤去畢竟賴着
三人臨床睡了到得床裡杜氏與小和尚先自搜得
紫緊的不管那老和尚老和尚剛是日裡弄得過那
話軟郎當也沒力量再舉意思便等他們弄一次看
看發了自己的興再處果然他兩個擎擎格格弄將

起來極得老和尚在傍邊東鳴一口、西啞一口、左勾一勾、右抱一抱、一手捏着自己的陽物、摩弄、又將手去摸他兩個關節處、覺得有些興動了、半硬起來、就要推開了小和尚、自家上場、那小和尚正在興頭上、那里肯放、杜氏又雙手抱住、推不開來、小和尚叫道、師父我住不得手了、你十分高興、倒在我背後、做個天機、自動罷、老和尚道、使不得、野味不喫、喫家食、咬咬、掐掐、纏帳不住、小和尚只得爬了下來、讓他杜氏心下好些、不像意、那有好氣待他、任他抽了兩抽、杜氏帶恨的撒了兩撒、那老和尚是極壞了的、忍不住

一洩如注早已氣喘聲嘶不濟事了杜氏冷笑道：「苦呢？和尚羞慚無地不敢則聲寂寂向了裡床讓
他兩箇再整旗鼓恣意交戰兩入多是少年無休無
歇的畧畧睡睡又弄起來和尚只好嚙唾蟲毒魔
魅的故畫了無數的厭景天明了杜氏起來梳洗罷
對智圓道：「我今日去休智圓道：「娘子昨日說多住幾
日不妨的。」且此地僻靜料無人知覺我與你方得
歡會正在好頭上怎捨得就去說出這話來杜氏悄
悄說道：「非是我捨得你去只是喫老頭子纏得苦你
若要我住在此我須與你兩個自做一床睡離了他

纔使得智圓道師父怎麼肯杜氏道若不肯時我也不住在此智圓沒奈何只得走去對師父說道那杜娘子要去怎麼好老和尚道我看他和你好得緊如何要上智圓道他須是良人家出身有些羞耻不肯三人同床故此要去依我愚見不若等我另鋪下一床在對過房裡與他兩箇同睡晚把哄住了他師父乘空便中取事等飽熱分了然後團做一塊不遲不然逆了他性他走了去大家多沒分了老和尚聽說罷想着夜間三人一床打動了許多火討了許多厭不見快活又恐怕他去了連寡趣多沒綽處不如便

等他們背後去做事。有時我要他房裡來獨享一夜。也好。何苦在傍邊惹厭。便對智圓道。就依你所見也。好。只要留得他住。畢竟大家有些滋味。況且你是我的心。皆你好了。也是好的。老和尚。那裡如此說。心裡原有許多醋意。只得且如此說了。他慢慢再看智圓把鋪房另睡的話。回了杜氏。杜氏千歡萬喜。住下了。只等夜來歡樂。到了晚間。老和尚對智圓分付道。今夜我養養精神。讓你兩箇去快活。一夜須把好話哄住了他。明日却要讓我智圓道。這箇自然。今夜若不。是我伴住他。只如昨夜混攪。大家不爽利。留他不住。

的等我團熟了、他牽與師父包你像意、老和尚道、這纔是知心着意的肉、智圓自去與杜氏關了房睡了、此夜自繇自在、無拘無束、快活不盡、却說那老和尚一時怕婦人去了、只得依了徒弟的言語、是夜獨自箇在房裡、不但沒有了婦人、反去了箇徒弟、弄得孤眠獨宿了、好些不像意、又且想着他兩箇此時快樂、一發睡不去了、倒枕牀床了一夜、次日起來對智圓道、你們好快活、撇得我清冷、智圓道、要他安心留住、只得如此、老和尚道、今夜須等我、像心像意一晚、到得晚間、智圓不敢逆師父勸杜氏到師父房中去、杜

氏死也不肯道我是替你說過了方住在此的如何
又要我去陪這老厭物智圓道他須是吾主家的師
父杜氏道我又不是你師父討的我怕他做甚通得
我緊我連夜走了家去智圓曉得他不肯去對師父
道他畢竟有些害羞不肯來師父你到他房裡去罷
老和尚依言摸將進去杜氏先自睡好了只待等智
圓來幹事不曉得是老和尚走來跪上床去杜氏只
道是智圓一把抱來親箇嘴老和尚骨頭都酥了直
等做起事來杜氏纔曉得不是了罵道又是你這老
厭物只管纏我做甚麼老和尚不惱恨命價弄送抽

拽只指望討他的好處不想用力太猛忍不住呼呼
 氣喘將來杜氏方得他抽拽一番正略覺有些異動
 只見已是收兵羅光景曉得陽精將洩一場攏與把
 自家身子一歪將他儘力一推推下床來那老和尚
 的陽精不曾洩得在裡頭粘粘延延都乘在床沿上
 與自己腿上一老和尚地上爬起來心裡道這婆娘
 如此狠毒恨恨進去了自房裡去智圓見師父已出
 來了然後自己進去補空杜氏正被老和尚勾起了
 興頭沒收場的却得智圓來正好解渴西僧不及講
 話攞着就弄好不熱鬧只有老和尚到房中還米

平想道我出來了，他們又自快活，且去聽他一番。走到房前，只聽得山搖地動的，在床裡淫戲，磨拳擦掌的道：「這婆娘直如此分厚薄，你便多少分些情趣與我。」我也圖得大家受用，只如此讓與你兩箇罷。明日拚得箇大家沒帳，悶悶的自去睡。不一覺睡到天明起來，覺得陽物莖中有些作癢，又有些梗痛，走去撒尿，點點滴滴的，元來昨夜被杜氏推落身子，陽精洩得不暢，弄僵了。箇白濁之病一發，恨道：「受這歹婆娘這樣累。」及至杜氏起來了，老和尚還皮着臉撩撥他幾句。杜氏一句話也不來招攬，老大沒趣。又見他與智

圓、父、頭、接、耳、嘻、嘻、哈、哈、心、懷、忿、毒、到、得、夜、來、智、圓、對、
杜、氏、道、省、得、老、和、尚、又、來、歪、廝、纏、等、我、先、去、弄、倒、了、
他、杜、氏、道、你、快、去、我、睡、着、等、你、智、圓、走、到、老、和、尚、房、
中、裝、出、平、日、的、媚、態、說、道、我、兩、夜、拋、撇、了、師、父、心、裡、
過、意、不、去、今、夜、同、你、睡、休、老、和、尚、道、見、放、着、雌、兒、在、
家、裡、却、自、尋、常、飯、喫、你、好、好、去、叫、他、來、相、伴、我、一、
夜、智、圓、道、我、叫、他、不、肯、來、除、非、師、父、自、去、求、他、老、和、
尚、發、狠、道、我、今、夜、不、怕、他、不、來、一、直、的、走、到、厨、下、拿、
了、一、把、厨、刀、走、進、杜、氏、房、來、道、看、他、若、再、不、知、好、歹、
我、結、果、了、他、杜、氏、見、智、圓、去、了、好、一、會、一、定、把、師、父、

安頓過聽得床前脚步響只道他來了口裡叫道我的哥快來關門罷我只怕老厭物又來纏老和尚聽得明白真箇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厲聲道老厭物今夜偏要你去睡一覺就把一隻手去床上拖他下來杜氏見他來得狠便道怎地如此用強我偏不隨你去留住床榻恨命掙住老和尚力拖不休杜氏喊道殺了我我也不去老和尚大怒道真箇不去喫我一刀大家沒得弄按住頸子一勒老和尚是性發的人使得力重早把咽喉勒斷杜氏跳得兩跳已此嗚呼了智圓自師父出了房門且眠在床裡等師父

消息只聽得對過房裡叫喊罷就劈撲的響心裡疑
心跑出看時正撞着老和尚拿了把力房裡出來看
見智圓便道那烏婆娘可恨我已殺了智圓喫了一
驚道師父當真做出來老和尚道不當真只讓你快
活智圓移箇火進房一看只叫得苦道師父直如此
下符手老和尚道那烏婆娘嫌我我一時性發了
你不要怪我而今事已如此不必遲疑且併疊過了明
日另弄箇好的來與你快活便是智圓苦在肚裡說
不出只得隨了老和尚拿着鋤鏟背到後園中埋下
了智圓暗地垂淚道早知這策便放他回去了也罷

直恁地害了他性命。老和尚又怕智圓煩擾，越退的，
慌哄他歡喜，瞞得水洩不通。只有小沙彌，怪道不見
了這婦人，却是娃子家，不來跟究。以此無人知道，不
題。却說杜氏家裡，見女兒回去了兩三日，不知與丈
夫和陸米曾叫箇人去望望。那井家正叫人來杜家
接着，兩下裡都問箇空井家又道：杜家因夫妻不睦，
將來別嫁了。杜家又道：井家夫妻不睦，定然暗弄了。
兩邊你賴我，我賴你，爭个不清。各寫一狀，告到縣裡。
縣裡此時缺大尹，却是一个都司斷事在那里署印。
這個斷事姓林，名大令，是个福建人。雖然太學出身，

却是吏才敏捷見事精明提取兩家人犯審問那井慶道小的妻子向來與小的爭競口舌嗔氣歸家的丈夫欺心藏過了不肯還了小的須有王法杜老道專爲他夫妻遇個不和歸家幾日三日前老夫妻已相勸他氣平了打發他到夫家去又不知怎地相爭將來磨滅送了與來相賴望青天做主言罷淚如雨下林隱事看那井慶是個外野之人不像惡人便問道兒女夫妻爲甚麼不和井慶道別無甚差池只是平日嫌小的龌鹵不是他對頭所以專非鬧炒斷事則道你妻子生得如何井慶道也有幾分顏色的斷

事點頭叫杜老問道你女兒心嫌錯了配頭鄙薄其夫你父母之情未免護短敢是賴着另要嫁人這樣事也有杜老道小的家裡與女婿家差不多路早晚婚嫁之事瞞得那個難道小的裁了女兒捨得私下斷送在他鄉外府再不往來不成是必有人家有人曉得的這樣事怎麼做得小的裁他何幹自然是他家擺佈死了所以無影無踪林斷事想了一回道都不是這般說必是一邊歸來兩不照會遇不着好人中途差池了且各召保聽候緝訪遂出了一紙廣緝的牌分付公人四下探訪過了多時不見影響却

袖公道
王去下
得內郎
夏初安

說那縣裡有一門子姓俞年方弱冠姿容嬌媚心性聰明元來這家男風是福建人的性命林斷事喜歡他自不必說這門子未免恃着愛寵做件把不法之事一日當堂犯了出來林斷事雖然要護他公道上却去不得便思量一箇計較周全他等他好將功折罪密叫他到衙中旁付道你罪本當革役我若輕恕了你須被衙門中談議我而今只得把你革了名貼出牆上寨了衆人之口門子見說要革他名字即頭不已情愿領責斷事道不是這話我有周全你處那并杜兩家不見婦人的事其間必有緣故你只做得

罪于我逃出去替我密訪只在兩家相去的中間路
裡不論鄉村市井道院僧房俱要走到必有下落你
若訪得出來我不但許你復役且有重賞那時別人
就議論我不得了門子不得已領命而去果然東奔
西撞無處不去探聽他是个小廝家就到人家去處
綽着嘴問話帶着張熊科人都不十分疑心的却不
見甚麼消息一日有一樁間漢聚坐閒談門子扶去
聽着內中一個捺眼看見了魑魅對衆人道好个小
官兒又一個道這里太平寺中有个和尚還獐致
得緊哩可恨那老和尚又騷又喫醋極不長進門子

聽得、只做不知、洋洋的走了開來、想道、怎麼撮的一
个小和尚、這等贊他、我便去尋他看看、有何不可、元
來門子是行中之人、風月心性、見說小和尚標致、心
裡就有些動興、問着太平寺的路走來、進得山門、看
見一个僧房門檻上、坐着一个、小和尚、果然清秀異
常、心裡道、這箇想是了、那小和尚、見个美貌小廝來
到、也就起心、立起身來、迎接道、小哥何來、門子道、開
着進寺來、頑耍、小和尚殷勤請進奉茶、門子也貪着
小和尚標致、歡歡喜喜、隨了進去、老和尚在裡頭看
見徒弟引得个小夥子進來、道是个道地貨來了、笑

這微之

遂顏開來問他姓名居址門子道我原是衙中門官爲了此事逐了出來今無處棲身故此遊來遊去老和尚見說大喜說道小房儘可住得便寬留幾日不妨便同徒弟留茶留酒着意殷勤老僧趁着兩盃酒興便溜他進房褪下褲兒行了一度門子是個慣家就是老僧也承受了不比那庄家婦女見人不多嫌好道歉的老和尚喜之不勝看官聽說元來是本事不濟的專好男風你道爲甚麼男風免強做事受淫的沒甚大趣軟硬遲速一隨着你圖個完事罷了所以好打發不像婦女彼此興高若不满意半途而廢

沒些收場要發起極來的故此支吾不過不如男風
自得其樂這番老和尚算的是得趣的了事畢智圓來
對師父說這小哥是我引進來的到讓你得了先頭
晚間須與我同榻老和尚笑道應得應得那門子也
要在裡頭的晚間果與智圓宿了有詩爲証

少年彼此不相饒
我後伊先遞自熬

雖是智圓先到手
勸酬畢竟也還遭

說這兩個都是美少年各幹一遭已畢搜抱面睡第二
日老和尚只管來綽起又要纏他到房裡幹事智圓
經過了前邊的毒這番倒有些喫醋起來道天理人

心、這、個、小、哥、該、讓、與、我、不、該、又、來、搶、我、的、老、和、尚、道、
怎、見、得、智、圓、道、你、終、日、把、我、洩、火、我、須、沒、討、還、伴、處、
忍、得、不、好、過、前、日、這、個、頭、腦、正、有、些、好、處、又、被、你、亂、
炒、弄、斷、絕、了、而、今、我、引、得、這、小、哥、來、明、該、讓、我、與、他、
樂、樂、不、爲、過、分、老、和、尚、見、他、說、得、崛、強、心、下、好、些、着、
惱、又、不、敢、冲、撞、他、嘴、骨、都、的、彼、此、不、快、活、那、門、子、是、
有、心、的、晚、間、兌、得、高、興、特、問、智、圓、道、你、日、間、說、前、日、
甚、麼、頭、腦、弄、斷、絕、了、智、圓、正、在、裏、頭、上、不、覺、說、道、前、
日、有、個、隣、居、婦、女、被、我、們、留、住、大、家、耍、耍、罷、了、且、是、
弄、得、興、頭、不、匡、老、無、知、見、他、與、我、相、好、只、管、耍、醋、撻、

酸攪得沒收場。至今想來，可惜門子道。而今這婦女那里去了？何不再尋將他來走走？智圓嘆個氣道：「還再那里尋處？門子見說得有些緣故，還要探聽備細，智圓却不把以後的話漏出來。」門子沒計奈何，明日見小沙彌在沒人處，輕輕問他道：「你這門中前日有个婦女來？」小沙彌道：「有一个門子道在此。」幾日小沙彌道不多幾日，門子道而今那里去了？小沙彌道不曾那里去，便是這樣一夜不見了。門子道在這里這幾日做些甚麼？小沙彌道不曉得做些甚麼，只見老師父與小師父攪來攪去了，兩夜後來不見了，兩

个常自激激聒聒的一番我也不知一个清頭門子
雖不曾問得根由、却想得是這件來歷了、只做無心
的走來、對他師徒二人道、我在此兩日了、今日外邊
去走走再來、老和尚道、是必再來、不要便自去了、智
圓訓个眼色、笑嘻嘻的道、他自不去的、掉得你下、須
掉我不下、門子也與智圓訓个眼色道、我就來的、門
子出得寺門、一徑的來見林公、把智圓與小沙彌話
備細述了一遍、林公點頭道、是了是了、只是這樣看
起來、那婦人必死于惡僧之手了、不然、三日之後、既
不見在寺中了、怎不到他家裡來、却又到那里去、以

致爭訟半年尚無影踪分付門子不要把言語說開了。明日起早率了隨從人等打轎竟至寺中分付頭踏先來報道林公做了甚麼夢要來寺中燒香寺中糾了合寺衆僧前來迎接林公下轎拜神焚香已畢住持送茶進了衆僧正分立兩傍只見林公走下殿階來拜謁對大看着却像聽甚說話的看了一回忽對着空中打个躬道臣曉得這事了再拜面上去又打一躬道臣曉得這個人下急走進殿上來喝一聲早該那里快與我拿殺人賊衆早該呀喝一聲答應了林公偷眼看去衆僧雖然有些驚異却只恭敬端

立不見慌張其中獨有一个半老的面如土色牙關
寒戰林公把手指定叫阜隸細將起來對衆僧道你
們見麼上天對我說道殺井家婦人杜氏的是這個
大覺快從實招來衆僧都不知詳悉却疑道這老爺
不曾到寺中來如何曉得他叫大覺分明是上天說
話是真的却不曉得盡是問了先調明了去報的那
老和尚出于突然不曾打點又道是上天顯應先嚇
軟了那里還遮飾得來只是叩頭說不出一句林公
叫取夾棍夾起果然招出前情是長是短爲與智圓
同姦爭風致殺林公又把智圓夾起那小和尚柔脆

一發禁不得套上未收滿口招承是師父殺斃屍見
哩後聞程林公叫早諫押了二僧到閤中掘下去果
然一婦人項下勒斷血跡滿身林公喝叫帶了二
僧到縣前來取了供案大覺因姦殺人問成死罪智
周同道不自問徒三年滿日還俗當差隨喚井杜兩
家進來送與領理方纔兩家疑事得解林公重賞了
僧門子准其復役合縣領林公神明恨和尚淫惡後
來上司詳允秋後處決了人人稱快都傳謠林公精
明能通天上辨出無頭公事至今蜀中以爲美談有
詩爲証

莊家婦棟漢太分明
色中鬼爭風忒沒情
捨得去後庭俞門子
妝得來鬼臉林縣君

拍案驚奇卷二十六終